

骸 錢

顧仲起著



Par

上海新書畫書店印行

復旦大學圖書館
登錄號
22421

62点



FUDAN JFZ0000057949R 復旦圖書館

RWT 678

109

1928	11	20	付排
1929	1	10	初版
1	—	1500	冊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幾句可憐的話

受着現代社會制度所摧殘的我，幾段流浪悲慘的生活，似乎也值得一記。我久想來完成這一個工作，可是爲了麵包的不能解決，和缺少偉大天才的原因，一直到現在，也沒有能夠在生命的幾頁血史上刻劃一個痕跡。

這次狼狽來上海，原想做點文章，既可維持生活，又可發洩我的思趣。可是，沒有天才的我，竟寫不出如花似月的文章，和特殊風格美麗形式的小說！這篇“殘骸”的計劃，是要將我流浪以來的生活

完全寫了進去。寫了來一段，自己很不能滿意，便不願寫下去了。不過這一段還可獨立成一篇小說，所以就將牠付印了。

“殘骸”是一個大失敗的作品！我不得讀者的批評，自己知道。不過數年來的奔波勞碌，饑餓，乞丐，做工，賣報，當兵，革命，戀愛，而終於失敗又回到故鄉來的一段事跡，也值得我們一讀的。

作者因為受了刺激，近來得了腦病，思索和組織，完全失去了健全，拿起筆來竟不能再寫什麼，關於這篇作品的散漫，沒有中心，技巧的太差，自己總知道。嚴格的來說：那末，這本“殘骸，”並不是一本完整的小說而是一篇“零亂的雜記。”雜記，是的，一本零亂的雜記。

在不久的將來，或許我是會死的了！想將這流落五年來的“殘骸”在人間留一點痕跡，不論成功與否，終於將牠付印了！

現代這樣的社會中，我這樣流落不幸的人，也許會有幾個同感者，希望同感者，買我幾冊讀一

讀，以爲這“殘骸”死後的紀念。

不是小說，不是藝術，然而，血淚的漫畫，骸骨的雕刻，追求光明奔流疲倦的屍身，對於這社會最後的嘆息——雖然不是小說，不是藝術，——然而有了這些，也許可以讀一讀吧？

想着了我過去的遭遇，和最近人家的擯棄，終於抱了這本殘骸流了不少的眼淚，而寫了幾句可憐的話。

詩 序

普羅列達利亞的我們，
是現代社會所摧毀的殘骸！
我們失去了自由，
我們失去了幸福，
我們是奴隸，
我們是殘骸！

普羅列達利亞的我們，
是現代社會所摧毀的殘骸！

我們要爭奪我們的自由，
我們要掙回我們的福利，
我們要冲毀現代的社會，
我們要做這社會之主！

普羅列達利亞我們，
是現代社會中所摧毀的殘骸，
我們起來，我們起來，
我們舉起我們的拳頭，
我們拿起我們的槍來，
我們踏着先烈的血跡走去！

普羅列達利亞的我們，
是現代社會所摧毀的殘骸！

.....，

.....，

.....，

.....！

一

是在七月的天氣，這破落的 G 城尤其是炎熱得不堪。

G 城在長江流域下游的北岸，沿運河的流域，過了 N 縣便到了 G 城。我們不能記憶，G 城的建築是在那一個時代，不過從頹廢荒塌的城牆，破落的街市，這些地方看來，我們知道這城是舊而且老了；處處表現牠是封建社會裏遺留的殘跡。這城市莊嚴的建築物，當然是首推縣長大人的衙門，但是，牠也是那樣的頹廢，衰落，殘破，表現牠是歷代

縣長大人空虛的墳墓！

G 城的街市中在我們所見的有幾種人，一種是穿長袍馬褂，肥胖的豪紳，大商人，……一種是充塞在城內立在櫃台裏張望着兩隻饑餓的眼，想搶奪飯盃的中等商人以至小商人，一種是面貌黑黧流露着勞働過度疲困的顏調，肩上担了柴草來售於城市的農民，小販，…還有一種，便是爲了七八元一月而拿刀殺他兄弟的士兵，警察，拖了一枝槍，捧了一根棒，在街市上踟躕來往，殘破的灰色衣衫在風流裏飄舞，他們舉着高傲，勢利的眼光瞧着了爲他們主人而生存的東奔西走的奴隸兄弟！總之：這些來往的幾種人，不論他是強奪的主人，還是奴隸，或是拿刀殺他兄弟的獸類，一句話，他們都是封建社會裏點綴着的遺骸，殘骨，我們在每一個人的面孔上，可以看出慘酷的封建波紋——尤其是由腦的內部迴射到額間的封建的紋波！

在這樣的都市，忽然發現了一個西裝青年，他衣服上的光彩在陽輝之中閃映，他的領帶在隨風

飛揚，他的新奇草帽戴在額上，黑色的眼鏡兒增加了他的新姿態，他的皮鞋在石地散出蹣蹣的音，一切在這 C 城都是新，奇異。這樣含有資本社會色調的風彩，與這封建社會的古城，却是成了正的比例，這引起了這古城裏人們的注意。

古城的人，對於這青年，加以了特別的注意，他們一個個舉起了奇異的眼，仰着他們封建的腦袋，由這青年的頭，臉，胸，手，腿，一直到腳，不斷的將視線集中在這青年的身上。據認識這青年的人們說：這青年名叫葉子，他四年前曾離開於這古城的故鄉，在外飄流多年，現在是做着官了！又有人說：這青年現在是××黨……！他們個個在指手劃腳，對於這青年加以紛紛的異論，以後說的些什麼，也就過於複雜而不太清楚了！

青年葉子寓在城內的一個旅舍裏，旅舍是一座改良的建築物，佈置，樣式，都帶有一點資本社會的模型，當然這是破城中尊貴的點綴。葉子倒在椅上，脣上含了一枝香烟，他的眼光深深地注視在

嫋嫋繞繞的烟氣裏；綢紋的眉間表現他在悲哀沉思一切。……

當然的，一個青年，他遇着了週圍損害的遭遇，他由消極而走到積極，由反抗而走到鬥爭，甚至要推翻社會舊的一切，在這種變化，奮鬥，的過程中，所遇的打擊，失望，自勉，和光明……一切的一切，從回思中可得着酸澀的淚，鮮豔的血，和生命的微笑，生命的創造以及生命的細流。從這樣的回憶中，我們一定會握着拳頭而叫喚起來！說道：

“生命的意義是在創造，打毀一切陳腐的，舊的，建築我們的新的！”

在四年以前，我們的這位青年，他因為新的思想的推動，和二十世紀科學倡明週圍環像的開展，他感着了封建社會中一切的構造與建築和他發生了劇烈的衝突，他時常想衝破這封建潛力的牆圍，而創造新的火花。但是，這偉大的使命，並不是易於成就的，第一件難事，便是這位葉子青年的沒有勇氣！於是，這位葉子青年腦中的感着重大的悲

哀，總是如冰似的凝結在心頭的深處。他開始叫道：

“爲什麼會有這樣的人類?!”

在這一種是沉痛的又是含有人類之矛盾問題含在着的喚聲之中，而副帶着的便有了很多的問題。葉子從人類社會的分析，他由賊，盜，窮人，農工，士兵，地主，豪紳，資本家，一直到官僚政客，以及人類的戰爭……。他悲憤到了極端，他識破了近代社會構成的假面具，他認爲這種社會構成的假面具是人類的羞恥！他覺得人類階級的劃分，第一第二階級人的利權，壓迫，第三階級的寄生於第一第二階級，第四階級的奴囚……，爲什麼要有第一二階級的欺榨，爲什麼要有游移的第三階級，又爲什麼要有第四階級的奴囚?! 打毀這一切！推翻這一切，泯滅造成這個社會階級經濟制度！

葉子是在這樣的吶喚，但是，社會上所有的形式式，都在鞏固這樣的一個奴囚制度，大部份的人，固然在咒詈這社會制度的苛毒，但是，他們是

這“時代的囚，”他們不敢抬起頭來，他們不敢舉起眼來對着這非正義的社會全部瞅着……。

“時代的囚，”在這樣的時代，誰都是畸形經濟制下的囚！

在葉子的家庭，便使葉子發生了熱烈的反感，他週遭的環境，是抑鬱的，苦悶的，悲寂的；他由家庭認識了由欺榨，黑暗，剝削，所堆成了的社會罪惡。葉子的幼年，負了承繼伯父財產責任而為伯父的嗣子，——因為伯父沒有兒子——但是，社會上所有的人，他們的存在是為財產的存在，換句話，人生便是為了私有財產！社會上所確定的這個原則，是誰也不敢打破的！能打破的人，只有他不是“時代叛徒”這，使葉子伯父也不能脫出例外。十六歲時葉子進了N師範，而漸趨年老在墓前徘徊的人，他對於私有觀念尤其是深進一層的留戀不捨！葉子每年所耗的學費，零用，使葉子伯父認為

這是侵損他私有財產的危險人物。在假期之內，葉子伯父一面在計算他私有財產——在社會上用種種黑暗，欺榨，剝削的方法掠搶得來的——一面看見立在眼前的並不是自己的兒子，是弟弟的兒子，這，引起了伯父爲了掠搶得來的財產將要落到非自己的兒子的手中去而長聲哀嘆。據伯父說：爲了孔二先生的遺教，“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原故，所以要娶一位姨太太。在另一方面，却是因爲有了姨太太便可保障他私有的財產。

也誠然，伯父財產的掠得是這樣的可憐，他由佃農那裏用收租和放債的方法，去奪取佃農汗血換來的穀粒。佃農的生產，每石穀粒要給他六斗到八斗，斗斛是加一，（即一石一斗而以一石算），放債是三分，雙字具，（即借十元要寫二十元的字具）。佃農不能負擔，他便要地保去封田，沒收佃農已納的座租（即一畝田，除納租外，先給十五元至二十元不等，是爲座租。）他對於佃農的壓迫和剝削是那樣的熱烈。他還養豬，他每天要在豬的前面

光顧數次，而在豬的身上加以估價，計算在豬身上所得的利潤……。總之：他對於財產的掠得，是和其他地主一樣，是苛毒，而非常的可憐。因了這，他要討姨太太來保障他私有的財產也是意中事。

伯父姨太太是一個極端的自私自利主義者——封建社會中的婦人大都如此——她只知道世界上只有一個自己，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她更能簡單的認識，她丈夫的財產是她的，她否認與討厭着和她沒有關係她丈夫的姪兒。自她進門以後，凡是屬於她丈夫管轄之下的佃農，在還租，還債兩種應盡的義務之外，（只能說，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應盡的義務）更增加了痛罵和可怕的勢利的面孔。而葉子的待遇，也和從前不同起來，第一，便是他失去了學費的供給！第二，便是他二伯母只看見自己的可怕的面孔！葉子常想道：“她為什麼不供給我的學費？她為什麼要流露着只看見自己的面孔？”這個回答，宣告這不僅是他的家庭，這是一個全社會，這不僅是他二伯母個人，這是全人類！

一個青年，他受了這週遭的打擊，悲哀的陰影便移動而侵佔了他的胸頭！

他不僅咒詈家庭，他不僅咒詈伯父和伯母，他咒詈這不正義的人類，他咒詈這愚笨的人類！然而，他也只能咒詈，他並不能找出一條光明偉大的出路。因了這，他還脫離不了將來在社會上地位掠取的問題，於是他仍然決定在現社會求得一點他所需要的智識，——繼續求學。

在北風怒號雪片霏霏的一夜，這位葉子青年他會鼓起了勇氣，爲着了學費問題衝過了夜雪的淒景到生父家裏去。天空是充塞了死灰色的流雲。原野成了一片縞衣的白色，緊急的狂風掠過樹梢呼呼的悲叫。葉子在這樣的一個曠闊的野原中，踽踽的黑影帶着恐怖的意味兒在前進。他的衣服凍得發硬，他的牙齒發抖，全身戰慄，然而他在前進，

“哦哦！我是爲了什麼？人生是爲了什麼？”